# 改刻漫游雜記序

夫事應時而變，術臨機以制，是故醫之於技，非踐其實地，而會諸意象，則不能充諸實用，而適其機宜。苟不能適其機宜，雖誦充棟之書，縱炙轂之辨，未免爲腐散齷齰之徒也。當其臨實地，圜鑿方枘，刻舷膠柱，誤其機會，而取悔咎也必矣。譬之兵法，其書雖存，其術雖傳，苟泥其跡、拘其局，膠固偏塞，不能參諸活處者，終不能察必勝於未然。故孫吳以下說兵者，不啻數十家，自達者觀之，要皆苴餘也已。然則事任其才略已乎？曰：否。機算診候，誰能生而知之？子房不遇黃石，不得立決勝之功矣；越人不見長桑，不能成起死之名矣。是以計略活機，不本乎古，唯心是師。則猥戰妄治，其亦有甚於圜鑿方枘、刻舷膠柱者矣。故善行其術者，能體其真機，而不泥其跡；會其活處，而不拘其局，馳驅縱横，離範合範，如是而後，始可謂善學古者焉矣。吾亡兄獨嘯庵先生有見乎是也，乃學古而驗今，得今而徵古，事事踐其實地，而期諸實用，嘗漫遊四方，試斯技者，十有餘年。其間所歷瑣言細事，苟涉於治術者，匯而錄之，名曰《漫遊雜記》。先生固非以此爲後學之模範，游涉之次，觸意隨事以爲編者，乃亦其苴餘也已。然其所志業已如是，則於學斯技者，亦不無小補矣。若夫臨事應變，遇物邀時，會諸意象而適其機宜，背水以一我死心，緼厓以出彼不意，則在乎其人善得之已。往者寶曆癸未之夏，吾儕謀梓斯書，然當時先生偶在病蓐，不能細校訂之，遂行于世矣。其愈也，手自點竄，以爲定本，姪道遠藏其本久矣。頃將改刻之，余因述所嘗聞於先生，以爲之序云。

寛政九年丁巳秋八月弟長府教授兼醫員小田泰亨叔謹誌于菁莪園中

# 漫游雜記序

癸未之夏，獨嘯庵先生所撰《漫遊雜記》成矣。魯謹閱覽其書，請梓之，先生乃曰：「已矣，已矣！天下有一定之法，而無一定之病，危哉，岋岋乎！女將以有定之法，待無定之病歟？」魯應之曰：「匪道弘人，人能弘道。斯人而斯道存，斯道而斯言出，斯言出而不朽，則豈亦知來者之不可追乎？」先生可，迺爲之序。曰：古人有言，云古人之糟魄已矣。嗟嗟否歟？味哉，彼其言道，可謂盡矣。夫天地之廣，品類之夥，四民百伎之繁滋，有物有則，物待則以行，則待人以成，則成於一，從物於萬，綜之謂之道。道之於物，小而無內，大而無外，有數存于不存，有機動于不動。於是乎，文字之不可以形，言語之不可以傳，固矣。故人之志道，要先體其真，要之有方，要不得方，毫髮千里，其真耗焉。其真既耗，古先之籍，百家之言，一無不救經引足者。若夫得方，則蒭蕘之言，尚可擇焉。耳之聞，目之見，左右皆真。左右皆真，而後曰古曰今，渾然二而一。二而一，而後未始有法之可體，亦未始不有法之可體也。此之謂道之真。嗚乎！真乎難知，必也在向方之始焉矣。醫亦道之分也，乃方乃真，乃存於其人，知醫之有真，而從其難乎方者，即其人也。《漫游雜記》，言方之書，而真之隨存景響，爰刊公世，世讀此書，眩真者，必曰「是神其言耳」，內省則疚，未足盡先生。惑方者，必曰「言方則是，醫豈必方？」，未足盡先生。學方不罔，思真不危，徵諸事實，反求諸己，而後能知其方猶真，真猶方。方之與真，不可岐而爲二者，其庶幾耶？非耶？

寶曆十三年癸未夏五月

門人　北筑龜井魯道載謹撰

# 漫游雜記卷之上

長門　永富鳳朝陽　著
姪　松士藏道遠　校
藤元幹隆昌　訂

凡欲學古醫道者，當先熟讀《傷寒論》而後擇良師友事之，親試諸事實，若五年若十年，沈研感刻不休，則自然圓熟也。而後取漢唐以下之醫書讀之，則其信妄良窳，猶懸明鏡而辨妍媸也。不然則雖讀盡億萬卷之書，要無益于術焉。唐明皇使畫士韓幹畫馬，先觀御府所藏畫馬。幹曰：「不必觀也。陛下廏馬萬匹，皆臣之師也。」又宋．魯無疑，工畫草蟲，年邁逾精。羅大經問其「有所傳乎？」，無疑笑曰：「是豈有法可傳哉？某自少時，籠蟲草而觀之，究晝夜不厭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，復就草地間觀之，於是乎始得其天。」此二人之言，可以爲學醫之元龜矣。

何謂古醫道？通本也。何謂通本？有病者于此，醫能望其色、聞其聲、問其證候、審其經歷、診脈按腹，知是爲某疾，而後又能測其可大黃、可石膏、可人參、可附子、可大劑、可小劑以處方，乃其方約而中，古之術也。是故診候差失，則其病不愈，不可不精察也，不可不審鑒也。至其機會之微，斷毫髮於心手之間，則神遇妙契，不可言而諭也，不可筆而傳也，唯在乎其人勤勉以得之已。近世稱古醫道者，率皆不學之徒，殊暗天地之理，所言所行，牽強附會，多矯枉過直、惡咽絕食之類矣。或

曰「論症不論因」，或曰「藥無寒熱」，是豈古之義哉？嗚乎！聞之則彰彰，施之則潰潰，遂使世人謂古醫道有害於世，豈可不慨嘆乎？

治療之道二端：曰「持重」，曰「逐機」。所謂持重者，病深則治一，非迂遠而過日也。所謂逐機者，證移則輒隨，非迷惑而轉方也。持重者，常也；逐機者，變也。勿能逐機而失於持重焉，勿務持重而忽於逐機焉。

今世學古醫道之徒，事師僅不過一二年，其中未有所得，飛翻歸家鄉，偶遭遇順境，痊得痼疾數人，則振拔自豪，以爲人無復我加矣。遂侮弄甘遂、巴豆，誤治誤人，軀隨迍邅，則遽若老狗貓兒，垂首搖尾，乞憐於朝市之人。從前集毒之藥裹，翻爲養榮益氣之棲宅。何其無特操也！

凡百技始乎巧，終於拙。出乎思，入於不思。故巧思極則神妙，神妙則自然。自然者，不可以巧思得，不可以歲月到；不可離巧思而得，不可外歲月而到。

夫學古醫道者，運思於《傷寒論》，以病者爲師，曲盡其變態，則萬病之情狀，秩然於胸裏。夫然後可以儆未萌、治未病。今之醫者則不然，巧思不熟，規轍不定，病者至前始摸索焉。不亦晚乎？

從事於古醫道者，其人勢利不集於心，則亦未必多讀書，枕一《傷寒論》足矣。

世醫動謂：「《傷寒論》之於外邪，天下無以尚焉；至于雜病，則未必然。」嗚乎！畀畀哉！夫傷寒有萬病，萬病有傷寒，迴互參究，始可能治傷寒，亦始可能治萬病。故《傷寒》之爲書，極證之變化以盡其治方，萬病自顯列其中。乃雖雜病，亦豈有尙焉者乎？是以學者苟能研究底厲，一握驪珠於此中，則治術之大本自立，而《千金》、《外臺》，宋、元、遼、明之瑣言、家說，亦皆爲我使用。猶正統一定，則九夷八蠻，悉奉其正朔也。

《冷齋夜話》曰：龍舒太平寺，有日者，能課。凡爲市井尋常課，則莫不奇中；爲達官權貴課，則皆無驗。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我無德量，見尋常人，則據術而言，無所緣飾；見權貴人，則畏怖，往往置術之實，而務爲諛詞，其無驗，要不足怪矣。」噫！彼挾奇譎幻怪、欺世誣人者，尙能自知非如此。今世之醫，其心多不潔，而希其技之精妙，猶求向西見東也。豈非不自省之甚乎！

扁鵲曰：「越人能知可起者起之。夫諸不治之病，雖攻之百端，終無益。」故余以能知死者與不治者，爲醫流之第一義諦。能知死者，而後能知不死者。能知不治者，而後能知治者。醫之能事畢矣。

英雄隱于醫卜，固有故矣。夫醫卜者，無素封者之素封也。身非王侯，而適如可以自行意焉矣。

家苟無產業，有父母且老，則雖剛明俊傑之士，亦不得高臥養志也。故曰「不擇祿而仕」。而較之夫出處進退必以其時者，判然有間矣。余多觀當世聰辨之士，或老于講官，或困于舌耕，鬱鬱不樂者，無它，不慮諸其初也。

痢病初發，尤可鄭重發汗，諦視毒氣集胃中，而後可與大小承氣也。

傷寒二三日，脈沈數，虛里如奔馬，或心下痞鞕者，後多爲大患。

余年二十一，往越前見奧村翁，受吐方。翁年六十八，曰：「吾二十爲毉，知有子和氏，而試汗吐下，技拙人不信。欲已三，不能已。年迨六十，始見允於越南北人。今又八年，吾子千里來見我，我事畢矣！竹林生華，翌年必枯。我得吾子，猶竹林生華，我死期不遠矣！」嗚乎！可謂窮而益堅、老而益壯也。余歸自越前，采瓜蔕於四方，悉不中用，唯越前所產，可共吐方耳。翁而生其地，豈天歟？

凡毉生無師授憲章之事，親試病者多年，自然善治術者，往往有之。較之夫徒守師法，不經事之徒，則不可同日而論也。

後藤艮山，幼而寒窶，慨然嘆曰：「我爲儒乎，難上伊仁齋；我爲僧乎，難及隱元。無已則醫乎？無有豪傑逸才之先著鞭者。」乃謀其親舊，贄青錢壹貫文，執謁於名護屋玄醫，玄醫以其贄薄不合家規，不見。艮山激憤塡膺，將出門，罵曰：「玄醫鼠輩不知人！」乃自奮死力勤勉，遂爲古醫道之開祖矣。

《輟耕錄》曰：「宋季參政相公鉉翁，於杭將求容貌才藝兼全之妾，經旬餘未有愜意者。忽有以一奚婢至，姿色固美，問其藝，則曰：『能溫酒。』左右皆失笑。公漫爾留試之。及執事，初甚熱，次略寒，三次微溫，公方飲。既而每日，並如初之第三次。公喜，遂納焉。後公攜入京，終公之身，未嘗有過不及之失。公死，囊橐皆爲其所有，因而巨富。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。」吁！彼女流賤隸耳，一事精到，便能動人，亦其專心壹志之所致。余竊悲吾人從事於古醫道，不能研精於經脈藥石之事者，無它，分志於勢利之途也。較之奚娘子，專壹心志於一溫酒，以致巨富，迥乎有間矣。

奥村翁曰：「癲癇，服吐方痊。」余西歸之後，試之不啻數十人，僅愈一二人。醫生之妄誕，雖耆宿亦如此。

凡病勢緩者，死生易審，勞瘵、膈噎、鼓脹之類是也。病勢急者，死生難預，傷寒、痲疹、痘瘡之類是也。醫人需勤瘁感刻，明決診候之機。

喘息輕症，暨將發者，吐之後，灸藥隨宜，則可治。但腹氣不堅實者，慎不可吐。香川氏《藥撰》有服蛞蝓方，余試之往往有効。

山東洋，嘗治河漏[1]停滯者，益進河漏以吐之。是當吐方未講之時，其胸間已有吐方。

《傷寒論》曰：「嘔家不可用建中湯。」山東洋以建中湯治嘔，蓋懸斷其人，別無一方可進也。

癲癇不治，固矣。但男子情想未發者，女子天癸未至者，灸藥得所，十可治四五。至其受之於母胎者，則決不治矣。

乳岩不治，自古然。而和蘭書中有言，曰：「初發如梅核之時，以快刀割之，後從金瘡之法治之。」斯言有味。雖余未試之，書以告後人。

天民弁河氏曰：「本草毒草部，可熟讀。」

---

[1] 河漏：中國北方麵食之一種。

凡學道之人，其中既有得，則心通百技之會。故對絕藝之人，則雖琴棋歌倡之末，亦隱然畏之矣。承蜩操舟，旨矣哉！蒙叟[②]之言。

或有言：容水於瓶，微則其鳴淅瀝；半則囂然；滿則悶乎無聲。凡才德技藝之士，學未熟則多言強聒，自視甚高；涵養既極，則神閒意定，湛乎若空。

身處四民之外，或可貴，或可賤。上陪王侯不爲榮，下伍乞兒不爲辱，可優游以卒歲者，唯吾技爲然。而自非有確乎不拔之操，難矣其不爲油滑佞諛之人。

家豬膽通壅滯、療逆氣，功不讓熊膽。熊膽多疑似物，非精於鑒賞者，不能辨也。

朝鮮人參，潤枯竭、下虛逆，其他功用過諸藥。近世主張古醫道者，妄謂「朝鮮參，制焙之餘，其力不及芳野之產」，可謂冤矣。至夫補益延年之說，則今古之腐套、鼠輩之口實，不足掛諸齒牙也。

和蘭人試肺癰疑似者法：貯水於器皿中，使病者唾其中，膿沉、唾浮。有膿者爲肺癰。

② 蒙叟：即莊子。

諸淋病，便道壅塞，小便一滴不通者，灸陰莖頭中央、與陰莖根極處正中，各七壯，有奇効。

和蘭人能審癰疽之別，癰爲易治，疽爲難治。今世人以癰爲大甚危篤之病者，不知其分也。夫癰者濕、疽者乾；癰者張、疽者陷；癰者紅潤、疽者紫黑。余受其法，徵之事實，果然無差矣。

吾毉方之書，除《傷寒論》之外，不詐僞妄誕者，千古幾希，非明眼之士，則不能辨其端的也。予覽艮山子之《病因考》，絕無矯飾之言，可謂人豪矣。至香川秀菴，才學動爲障，牽弦附會不少，其人與其書，下艮山一等。

凡腫物，以指按之，有氣築築者，不治也。

癩病古稱天刑，其難治可知矣。然慎喜怒、遠房室、蔬食菜羹，則可掩醜終身者，十中有三四。黑白癩、暨手足指梢拘攣朘削者，皆爲難治。眉鬚墮落，面身或隱起、或腫脹、或如紅醉、或班點如楊梅瘡者，皆施治方可也。

中河豚魚毒者，少覺懊惱，須直探吐，急服藍汁一盞，若人糞少許，若瓜蒂末一錢，須臾吐盡，則十治八九。

筑前柏浦南北，其民小有傷，則煮鯨油塗之。若感外來之邪氣，則毒氣俄發，卒厥而死者，年年相望。至其暴急者，雖以大陷胸丸、備急圓之類，亦難救之。蓋痙病之一種，而後世所謂破傷風者也。

初患黴毒，服輕粉而愈者，經年再發，則多難除病根矣。故其初患者，不論輕重，莫若長服解毒之劑，以漸尅平矣。至積年之痼疾，則非輕粉之類，不能取効也。

今世患黴毒者，多兼氣疾，故處方亦不兼療氣之藥，則毒氣凝而難散。

痿躄初發，其人無黴毒暨疼血之諸症，而其心下痞鞕弦急者，多是氣疾也。須用吐法，後長服瀉心之方。

勞瘵不可治，似勞瘵者可治。膈噎不可治，似膈噎者可治。世醫謂治勞瘵、膈噎，蓋似者也。

奔豚氣，未必用奔豚湯。

瘧病須以常山吐之。大法以五發爲期。寒少熱多者，不宜常山，可服紫陽花末一錢也。服備急圓

一分，亦可也。

吐血，因酒發者易治，因氣發者難治。一發，尚可也；再發，多死。

吐血後，見腫者，危矣。

產後三五日，惡露不下，腹滿不減者，須急下之。數日後爲痙，難治。

山東洋能運用三承氣，對檢之《傷寒論》，馳驅不差範，真二千年來一人。

山東洋聞其門下豎生無故轉處方，則嘲曰：「豎自轉。」

凡百技造其極地，則意思必入毫髮機緘之所存，難爲耳食吠聲之徒說，必也待受而不疑者，而後傳之已。《五雜俎》載：「金陵人，有拾鈔於道者，歸而視之，荷葉也。棄之門外逡巡。一荷擔者，俛而拾焉，故鈔也。」嗚呼！不以古道爲荷葉者，幾希。

奧村翁年過六十，其技大行于越南北，人人相爭招致，而富室勢貴邀之，則不肯即往，貧氓村夫

請之，則一言即到。其意蓋在乎矯世醫趨勢利者也。

余嘗問山東洋曰：「吾事君三年，技不進，何故？」山子曰：「吾子須多讀古書，與古人晤言，以蕩除胸間之污穢。」余當時汎然聞之，未甚得其意。爾後十餘年，周游海內以試斯技，始知榮辱悲歡之心，妨診候處療之機。因意：「先輩任誕橫逸，不屑世紛者，蓋有故。」今錄其三四焉：

中古有隱士德本者，甲斐人也，常驅使峻劇之藥，未嘗誤人。頸掛一囊，周流諸州，應病者賣藥，取價每貼十八錢。台廟有病，徵治得痊，乃亦乞定價於政府而去。

又有有馬丹山者，洛醫之巨擘也。嘗應福井侯之召，至越前，侯病劇，諸醫束手。丹山既診，出就客位，開藥籠匙白末如雪者，沉吟良久，忽曰：「殺之耳！」諸大夫士在座者，退而竊議曰：「彼言狂妄，其藥不可進。」一老臣曰：「侯疾殆危，彼乃陷之死地而後生者乎。不然，何以沉吟之久？」眾皆服之，遂進其藥，不日其疾果愈。丹山將歸，游三國倡家，有一殊色，欲取去為侍婢。妓曰：「倡家有法，無購身錢則不能。」丹山曰：「本自有意。」迺啓福井侯取償云。

又洛醫村上東川者，療安藝侯沉痾，有功。侯喜甚，迨川將東歸，乃謂曰：「積年之患，一旦除矣，將何以謝？」德川曰：「鄙人無他嗜好，唯臺下前庭巨石，奇峻可愛，願得賜之。」侯曰：「諾。」其石大殆數圍，乃命役夫數百人，拖拽隨其後，行至播州，漸生厭心，乃棄之海濱而去。

又小倉侯醫員，有西一鷗者，技超出時輩，性卓犖輕人。豐邑長某，有危篤之病，請一鷗，家兒迎曰：「貴客幸辱臨，寒鄉僻陋，無物可羞。」鷗曰：「我嗜雞羹，田家多雞，幸供，其佗勿以。」既

而診病者，謂曰：「無佗故。」少間室內躁擾，親故悲咽，家兒出曰：「病者已死，客幸歸。」鷗色不動，曰：「不審平生脉，以故診誠誤已。」整衣將出，顧家兒曰：「向所請雞，意已殺，爾家無所用，請畀我。」其或不爲權貴屈，或不爲順逆拘，往往如此。

半產後，敗血不下者，慘毒尤甚。數日後，心下鞕滿如石，爲難治。須先其時下之，宜雞鳴紫圓。

瘰癧服瀉心湯，兼服再造散，可也。灸肩井、膏肓、曲池、身柱，數十壯。

香川氏曰「溫泉不熱者，無益于病」者，可謂夏虫之見矣。藝州佐伯郡有泉，曰水內治腰脚不隨者，有奇効。其泉頗冷，秋冬難浴。

狂犬毒隔日發者，大概不治。凡覺中犬毒，須先其時煎服番木鱉子壹錢、甘草二分以發之，後右方中加大黃，下盡宿毒。

蓋人多思慮，火易動，火動則津液涸，加旃恣慾，則因爲虛勞，虛勞亦多氣疾。

氣疾爲痿躄者，其陰莖多先消縮。及其將愈，其陰莖先暢動。

《五雜俎》載：「松滋令姜愚，忽病不識字，又有人得病，視物皆曲，弓弦界尺之類，視皆如鈎。」蓋皆氣疾也。

《傷寒論·痙溼暍》條載：「病身熱足寒，頸項強急，惡寒頭熱，面赤，目脈赤，獨頭面搖，卒口噤，背反張者，痙病也。」蓋與今所謂卒癇全相似。而徵之事實，則斷然自別也。

亡血虛家、及氣疾家，其火易逆者，不可過用發汗之劑，一轉爲勞。

黴毒受于母胎者，甚難治。假令一旦得痊，後必復發。爲人父母者，豈可不思諸交精之初乎！

《傷寒論》簡易的切，無論爲醫流之正典，活人之鴻局。而爲王叔和所壞裂，蹐駁瞀亂非一，非深造超詣之士，不能明辨焉。〈傷寒例〉及〈脈法〉皆成王叔和之手，不可不精察矣。

因幡侯有疾，徵洛醫飯田玄仙，使者造請，玄仙出對：「可其請。」乃入室中，執質錢帖數十枚來曰：「我好衣服悉典盡，使者幸償之。」其氣宇恢廓，不屑阨窮如此，它日醫名振天下，有以矣。

當世醫，務美衣服，如賤倡濫婦，染污爲俗非一日，有志之士，可愧死矣。

村上東川，療人誤機用，則廢治療數日，出宿妓院。有人促歸，則掉頭曰：「我悔恨未除，診候難詳，恐重誤人。」不肯歸。

奥村翁，躬有微恙，則不診人。曰：「我心不了了，診察恐不得審。」

我邦三都之俗，儇巧習於俯仰，視四方人，以爲素樸可笑。百虛一實，左右賣人，延及醫流，醜態百端：盛輿徒、美衣服，佞給遷就，苟且求售，曾不爲極思於藥石經脈之事。四方之子弟，負笈遊學者，不知不識，化其俗，以爲粧點不如此則難爲醫。及其歸家，自爲油滑佞諛之人。於是乎不良不美之俗，靡然布于海內矣。吾技之衰，可勝嘆哉！

長門村夫家，世傳小冊子，余偶宿其家閲之，其書中有苦瓠穰吐食傷之方。余試之數人，悉有効，於是乎，無瓜蒂，則代用之。爾後讀《千金方》，有苦瓠穰圓之方，可知我邦中古，講漢唐之古方書，其流風遺言，猶存於邊裔也。

近世唱古醫道者，動謂：「諸瘡痼疾，未必事禁忌，唯在乎驅除毒氣耳。」嗚呼，危矣哉！余小少患黴毒，長服再造散得愈，後食餅、豬、鴨、雁，飲酒，復發者三次，是余親以身試者，豈可不戒

乎？

凡服峻攻之藥者，不遠房室，則腹氣易竭，血脈易亂，難以得効也。

山東洋之於三承氣，奥村氏之於吐方，皆數十年枯髯嘔血之所得。今世粗工俗手，遽然試之，傷人者不尠矣，遂歸咎於古醫道。甚矣哉，其害道也！

南郭服子之於詩，雪山道人之於書，芭蕉翁之於諧歌，皆一世之逸品，研精刻意，涵泳之久，遂出巧思之蹊逕，入於神妙之區域。雖小技，亦豈容易乎哉？吾人從事於古醫道，精勤十數年，終不能到于絕倫之地者，無它，榮辱非譽之情動于中也。余毎詠服子之詩、對道人之書、誦蕉翁之諧歌，未嘗不赧汗浹背矣。

長崎有一女子，曰龜娘，其父業鑄香爐，無男子，傳法龜娘，並有絕巧之名。龜娘爲人，豪放使酒，常與丈夫游，其家單乏，然未肯急意於治生也。偶有好事者，預納數十金請之，則先買酒殽，招隣里，酣飲數日，而後就工。長崎總管，嘗承執政之意，使制爐，過半餘歲，漫爾不爲。總管任將滿，乃使鄉吏促之。期裁而成，猶未肯進，鄉吏懼，遣卒數人守其家，以督責之。龜娘不錙銖夾意，豪放益甚。一日置其所作於案上，踞一牀，持大管，吹烟熟視數刻，風致不愜意，攜來一大斧，一喝打碎！

迨總官東上，香爐竟不隨矣。嗚乎！達藝之人，不可以勢位奪其守如此矣。與夫萬物之多，唯蜩翼之視者，混然無間矣。吾人從事於古醫道，而奔趨名利之途，汲汲乎求售，其操行不如賤女子，豈不悲乎？

和蘭之醫，善汗吐下，寶曆壬午春，余西游到長崎，就譯師吉雄氏，得聞彼醫法，其治術，峻劇纖巧，難遽用於邦人，然而至汗吐下之機用，則一一與吾古醫道符矣。夫中華聖人之邦，失其道二千年，特於蠻貊得之者，不亦異乎！且其國不禁解人屍，其民亦不屑屠腸絕筋之慘，是以人病死，其病源不明，則刳剝視之，以爲後圖者。數千年于今，其書鬱然存焉，有志之士，考證玩索，可以獎助志業矣。

艮山子謂：「百年以來，游惰之人，腹裏結癥瘕。」余徵之都邑市朝之人，比比皆然。蓋太平日久，民庶蕃息，金錢虛耗，奢佚日盛，則知巧之民不免病，氣勢也。醫人施治之日，從這處下工夫，則大有裨益矣。

凡百技有知之者，有得之者。知之者，不若得之者。而知之易，得之難。夫得之者，不爲順逆拘，不爲寵辱奪，不爲毀譽移，不爲貧富阻，夫然後謂之真得。茫茫宇宙，鮮矣哉得之之人。

和華今古之儒流，譚及吾技者，不爲少矣。夫未試之事實而言者，率皆不空闊迂僻，則虛誕詐僞。何知其機緘之所存？適足以見其腐臭之態矣。

《傷寒論》曰：「太陽病不解，熱結膀胱，其人如狂，血自下，下者愈。其外不解者，尙未可攻，當先解外；外解已，但少腹急結者，乃可攻之。宜桃核承氣湯。」按疫中，或有因氣逆血下者，或有下之甚早，虛氣上衝血下者。其證候粗相類，但少腹不急結爲異。若以桃核承氣攻之，則其害益甚。醫詳其證候，可無誤治。

太原村一婦，戴薪過洛下，顏色忽若有所苦者，俄坐道側，自舉一子，手親洗拭，入其傍家，乞冷水一盞，喫之而去。行路觀者，詫異傳語，可見勞動形軀者，無難產也。因想巨室富豪之婦，侍婢穩婆，遶左右，圍前後；重茵而坐，撰粒而食，肩不舉，步不搖，心常懷恐懼，是以往往取大患也。豈可不鑑乎！

痙病之輕證，有手足拘攣癱瘓，而帶表證者，先宜以葛根之類發汗。表證既去，仍拘攣癱瘓不差者，與大柴胡湯則愈。

大黃黃連瀉心湯、半夏瀉心湯、生薑瀉心湯、甘草瀉心湯，其症候大同少異，仲景論其區別，周

悉懇到，學者須徵之事實，審其機緘之所存。

傳尸病，咳嗽潮熱，脈細數者，灸藥悉無益。五尺之童，亦能知之。其或無潮熱、或脈不細數者，非超詣之士，難詳其治不治矣。至其或得之氣鬱，或得之瘀血，或得之黴毒者，則其症候，全與傳尸相類，而得治而活者，十中有五六。

勞瘵無咳無熱，脈不數，形軀枯燥，而聲啞者，不治。

黴毒家，長服土茯苓，津液乾燥者，火動發咳，甚者卒厥。醫須慮諸其初。

淋疾痔漏，因氣發者，不爲少。欲攻之，兼療氣之藥，可也。

黴毒家，手足骨隱起者，難治。

有黃疸者，有似黃疸者，須辨。

《金匱要略》於胸痺心痛，用附子、桂枝者多，澆薄之世，人民黠而多思慮，以鬱蒸氣火，可苓

連者多；可桂附者少。醫詳其證候，可無誤治。

五十已上，病偏枯之人，四肢不如意，語言蹇澀，常流涎者，其腹候堅實，而大便秘者，可與大黃黃連瀉心湯，以參連湯亦可也。凡病斯證，機轉如木偶人，則可爲既愈。其全復者，甚鮮矣。

皷脹多得之於天，蓋受體之初，胎穢結爲癖，潛在腹裡。壯年後，勞動心志，脩養失其宜，則因發爲皷脹。故父子兄弟連發，亦往往有之。

產後血氣易涸，尋勞傷精神，則因舌乾泄利，發咳爲勞。又新產之時，惡露不全下，凝結上衝，舌傷泄利，發熱發咳，爲勞。

劫人於山野，養其口腹者，謂之賊。而其殺人，通計之於生涯，雖其多者，亦不過五十人若百人。方今之醫，術拙而幸行於時，不知不識戕人，通計之於日，日三五人者，蓋不爲少；生涯則不知其幾千人。其心雖固不出於害人，至使某死乎非命則一也。無乃其陰惡甚於夫賊耶？嗚乎！仁之術，果奚在學醫者？如之何？其可不畏且勉乎？

醫雖才氣秀出於人者，試治方於危篤之病，不過千人，則知見不明，得處難諦。

村宗碩，嘗至一豪家，主人病篤，醫生親戚來集者頗多，議論紛涌，移時不決。宗碩颺言曰：「驅除滿座之鼠醫！」而後處方始定耳。

赤關一醫生病疫，惡寒發熱，頸項強，頭痛如割，脈洪數，心下痞塞，請余。余曰：「是疫兼氣，數日之後，大便難通，須先吐。」醫生心不服，於葛根湯方加枳實五分，日服五貼，汗出如流不解，脈數，痞塞愈甚，完穀不下，日夜煩躁不能睡。余曰：「脈數，痞塞益甚，大便不通，經數日，雖以大承氣湯無益。今雖屎不定鞕，須先其時下之。」醫生可，迺作大承氣湯與之，醫生以爲余言如此，恐難起，呼親故屬後事，苦思萬端，氣鬱結，故經數刻，藥氣不行，醫生心又以爲：「雖行大承氣湯，便不下，病危甚。」以白茶盞，服新汲水五盞，卒然而厥，家人狂躁，頻來呼余。余方食，吐飯行，既到其家，則厥已復。它醫生先到者，三四輩圍繞而坐，醫生視余心寫：「承氣湯與新汲水并行，大便下三行，最後見血少許。」醫生病數日，視聽不正，以少許爲許多，又以爲血下如此，決不得起，恐懼發狂。它醫生皆以爲疫毒轉傳入裏，余曰：「疫已解，狂自狂而已。雖狂依疫發，易爲也，勿驚，待數日之後，腹氣復，津液調，治之可也。」而傍議紛紛不止，別延一醫生來，生曰：「是非疫，狂也。以大劑白虎湯，則一擲可治。」加石膏十二戔，進之。余曰：「腹候未復，攻之過峻，則恐生變，請待三五日進。」一醫生心不服，余辭去。其翌黎明，急來叩門曰：「服白虎湯二貼，卒厥而絕，請來急診。」余直到診，則四肢冷厥，機轉悉絕，只心下一寸有微暖一塊逼鳩尾。它醫生先到者，孰能

膽灌之數次，益不可。余曰：「九臟失位置，開闔將絕，不堪熊膽之慘苦。」乃以手摩塊，氣息微宛宛，迺煎朝鮮人參五分灌之，頃刻甦，再作人參湯進二貼，每貼參五分，日暮省人事，數十日而全愈。

有一婦人，每年一產，悉不育，或死于母胎，或產畢死。乞治於余，余按其腹，有巨塊，中脘築築，乃與瀉心之方寬其中。每月二次，灸七八俞及十八九俞五十壯。嚴制房事，日助薪炊，如是十月，臨產腹痛一日，無他故，但新產兒面色青黃，呱呱不發，乃急取大黃、甘草、黃連三味，下黑便一日夜。面色變赤，啼聲徹四壁，後遂爲好男兒矣。

佐嘉侯家臣某，年二十五，左臂痺，諸醫莫知其故。經三年不愈，迺往于長崎就外科某，以和蘭法療之，亦不愈。余偶西游到長崎，某者來乞治，余望其容姿，輕健如常，而徐察之，則其面過赤，其脈洪數，其腹堅滿，大便祕結，舌乾氣促，喜怒無常，好淨潔，陰雨暮夜安靜，而晴日晝間暴熱，躁煩而渴。余以瓜蒂散一錢，吐膠痰升許、臭穢物升餘。吐了，取大黃、黃連、黃芩三味下之，峻瀉六七行，至晡時昏眩，乃進糜粥養之，熟眠一夜。其翌診之，則脈數腹滿大減，迺作黃連白虎湯進之，兼用濕漆丸，居三十日，病減半，先余歸。後六十日，余亦東歸，道於佐嘉，宿某者家，再診之，病漸除其七八，而左臂未全快，作一百日劑而去矣。

長門府一男子，患下疳，脩治不順，如愈如不愈。荏苒經數月，秋間浴溫泉二十日，毒氣大發，

骨節如刺，偏身腫脹，不能起作，遑遽而還家。過十餘旬，經三醫師之手，不治。其兄在赤關，就余謀，於是，舟楫一日，往問其疾。男子不出一室百餘日，脈數氣促，夜夜不睡，目光熒然，常懷悲愁，髮亂面腫，潰爛如桃花新發。診其腹脈，則膿汁塗手。迺作再造散六十錢，三黃湯二十貼與之。曰：「後十日間，須服盡。」十日後，一力來乞藥，且曰穢物下日六七行。又經十日，往再診，病形半退，寤寐徐安，謂余曰：「今茲七月十六日，爲亡父大祥忌，期已不遠，得躬自辦供養之事，非分之幸也。速治之術亦有之乎？」余曰：「有。」迺作五寶丹如法服之一劑得愈。既而至祭期，拜僧對賔，陳佛餉、供香火，一一無缺。事竣，延余喜甚。余曰：「吾子勿太甚悅，五寶丹可散毒，不可盡毒。今之得愈，非全愈也，散耳。偏身猶尚多毒，不日而再發。」不信。脩養有間，居三十日，果然再發，於是遽服前方，從秋至冬，連延越春夏，漸得剋平，而瘡根堅凝者未散。余曰：「是餘毒未盡也，宜益服前方。」服又一年，凡三十餘月而全愈。嗚呼！黴淫浸潤之毒，難急除如此。

一男子患氣疾，左右脉洪數，心下痞堅，大便燥結，寐寤不安，語言失理，稱王稱帝。余以三聖散吐之二回，與參連白虎湯，三十餘日而全愈。

有一男兒，病時疫，經汗下十餘日，諸症不減，譫語如見鬼狀，時時直視摸牀，不食。一日厥逆而脉伏，諸醫束手，其戚族某，狂走而來請余。余到診，則瞑目閉口，機轉悉絕，唯心下有暖氣一塊，橫斷上下。乃取熊胆貳分，以小刀開牙關灌入，頃刻而蘇息。迺作小茈胡湯進之。語言既出，仍未省

人事，其明又與熊膽暨小茈胡湯如前。如是七日，病徐徐而退，日啖薄粥一大椀，經數日得愈。斯兒病，非重困危篤之症，諸醫不知其小腹裏小少有痼癖，使邪氣不發舒，徒攻以致卒暴之變也。

一農夫，侵暑耕，卒然衄血一日夜，昏眩不能起。家人急來請余，余乃到診，血益迸出，冷汗如灌，虛里如奔馬，脈如怒濤，迺浸杉原紙三枚於冷水，以蓋其百會，貯烈火於熨斗中，自溼紙上熨之三五次，血止不出。然暈眩荐發，不能食飲，於是作大黃黃連瀉心湯，日服三貼，經七日，兩脛大腫，與瀉心湯自若，三十日而全愈。

阿波賈人，泊船於尾道，食章魚中毒，累日不解，經二旬，到赤馬關，易醫三，病勢益劇甚，命在旦夕。客舍主人某，造余廬請治，余到診，滿腔如盛石，自心下至少腹，絞痛不可觸。藥食并吐，不留些子，其脈緊數，唇舌焦黑。余呼主人問曰：「斯人平生有苦積塊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余曰：「是滯食激發積痛也。先下其滯食，隨調其積痛，則猶或可解。唯連延經數日耳。」迺作大劑大承氣湯，下之數十行，腹脹悉除，絞痛益劇，當其心下，有一巨塊如活動者狀，於是與附子梗米湯調之二三日，腹痛減半，舌胎皆去。日啖薄粥二盞，與梗米湯一百日，漸漸得愈。船主之滯食，不吐以瓜蒂者，慮其聲氣有不堪瓜蒂之毒也。既下後，不進以芩連者，知腹氣竭乏，以苦寒則痛益激也。

余小少多客氣，施治方於不治之病，取凶暴之名不少，今錄其一二：

廣陵一女子，病咳，晡時潮熱，淡紅上顴，肌肉脱落，脈數氣急，而食飲不減平生。千里需醫，乞治先師，時余適歸自越前，勸先師吐之，快吐數升，安寢一夜，諸症悉去，三日而死。

又有一男子，病噎，年紀五十餘，食飲一切不通，日飲醇酒三四盞，容姿枯燥，但坐吐白沫，精采瑩徹，夜夜不睡，余與三聖散，快吐數刻，吐後一日，食飲復常，晝間忽然而殞。

又有一女子，病鼓脹，腹皮光瑩射人，盡力推之，空洞無物，大小便不利，飲啖頗健。余調三聖散一錢於虀菜汁進，吐穢物數升，又以雙紫圓三分下之數十行，其明大便泄利，小便斷不下，腹脹減不足言，不日如故，經數旬而死。

又長門一鄉胥，病喘數年，身體枯燥，腹皮迫急，氣息奄奄，語言蹇澀，余調二仙散五分於虀汁進之，飲之一口，至吭不下、不吐，手足微冷，額上生汗，脉絶欲死。急與麝香末三分，徐徐得解。又有一賈豎，脈證類鄉胥之病，唯腹氣頗堅實，以二仙散一錢和白湯進之，襲被褥取汗。余坐枕上，時時進白湯，以雞翎探之，自旦至夕，不吐勺飲。日暮啖薄粥三碗，氣韻如常，余羞赧而歸。

斯五人者，三者攻之促命期，一者虛羸不堪藥氣，一者病深不屑藥。其施治方無益則一也。嘗見一婦人病乳岩者，漫然不爲意，經十五年而死。蓋諸不治之病，未必急死，或躬自懷悲懼，或醫生誤治方，以促其命期，不若棄置待盡。

有一女子，疫後數日，困悶不能食，眼睛不和，懶動作，時時惡寒，如將再病者。按其腹，當心下有畜水，連胸腹苦滿，其脈沈遲而欲絶。迺與苦瓠穰貳分，吐之五次，湧黃水數升，其翌日氣宇豁

然，飲啖復故。

有一歌姬，患腫毒，左肘腫起如傅饅頭，徧身肉脫，脈數氣急，咳嗽潮熱，一與傳屍符。審問其病狀，比年來骨節疼痛，腰背冷，月事不下，蓋得之黴毒壅於經脈，乾血攻中也。迺與濕漆丸壹錢，十餘日，大便下臭穢物，徧身發紫疹，陰門突出，痒痛不可堪，而脈數氣急減半，於是作瀉心湯與濕漆丸併進三十日，覺肌膚生肉，咳嗽潮熱徐徐而退，約二月許而愈。

有兒五六歲，病天行痢，二日而發驚癇，直視攣急，身冷脈伏。醫將用三黃湯，余止之曰：「癇以痢初頭發，其腹氣堅實，雖危不至死。今外症未解，而用三黃湯，則恐痢毒婉鬱而延數十日，數十日後，腹氣虛竭，癇再發則不可救。今日之政，唯須發散。」乃以葛根湯發之，兼少用熊膽，經五日而痢愈，癇不再發。

有一婦人，經水五十餘而不斷，其至也，每月十四五日，血下三倍尋常之人。面目黎黑，肌膚甲錯，暈眩日發四五次，不能數步，徹夜不眠，呻吟聲聞于四隣。其脈沈細，其腹空脹，心下暨肚腹，各有一塊堅如石，蓋敗血凝結，震蕩鮮血也。余一診曰：「腹力虛竭，積塊不可攻，與滋潤之方，觀其動靜而已。」家有二子，懇請不已，乃作當歸建中湯，日服二貼，經五十余日，無它異，唯覺暈眩僅減，又數日，其左足發毒腫，一日三五次，暴熱來去，家人驚請它醫，它醫診爲氣疾，與三黃湯，

二日許，暈眩大發，卒絕欲死，於是遑遽再請余。余曰：「病不可攻而攻，故有斯變。斯人斯病，除當歸建中湯，別無一方可進也。」服建中湯數百日，身覺滋潤，徐徐可艾炷，於是再作建中湯與之，居半年，暈眩不發，日行數百步，血來減前，於是，灸脊際。日三四穴，漸增至五六穴，凡三十有七穴。每月輪次，終則始，與建中湯，如是一年許，而血來減半，面目肌膚生津液，又經一年，徒步涉山河，能得遊後筑善導寺而還。

有一贅婿，新婚後數月，病暈眩，隔日衄血，咳嗽潮熱，其脈弦數，家人悉謂虛勞，余一診而曰：「腹氣堅實，是決非虛勞也。」審問其病因，平生嗜飲酒過衆，比年來爲舅姑制，絕盃酒，故致氣火鬱蒸。迺與大黃黃連瀉心湯，三十日而全愈。

漫遊雜記卷之上終

# 漫游雜記卷之下

長門　永富鳳朝陽　著
姪　松士藏道遠　校
藤元幹隆昌　訂

有一男子，病傷寒，發熱惡寒，穀肉不失味，下痢日數十行，其舌無胎，不好飲。醫以葛根湯，發汗三日，下痢不止，與小前胡湯，下利徐多，乃與桂枝附子湯三劑，下利益多。醫來詢余，余往診其脈，推之無力，其腹如堅實，而中氣不充，因審問其平生。言頻年病黴毒，長服下劑，余顧醫生曰：「此證極宜附子。與附子利不止，余惑之，不知吾子與附子約幾許？」醫曰：「每貼或六分、或七分。」余曰：「是過用，不耐其毒。」於是再作桂枝附子湯，每貼附子二分，或增至三分。二日而利絕，數日而復故。

一男子病疥瘡，以散藥摩擦，數日而愈。後作藥湯浴，浴後中風，發寒熱，毒氣內攻，滿身暴脹，兩便絕不下，氣急脈數，不能移一步。請余，余謂家人曰：「斯症，死不回踵，非峻攻之藥，則難爭鋒。」與備急圓五分，快利三行；其明作東洋先生赤小豆湯，服三大盌，又利二行；其明又與備急圓，利十餘行，毒氣漸減，瘡痕發膿；續與前方，二十餘日而全愈。

有一男子常曰：「吾眼睛吐絲。」使家人取來一環，就其目下轉旋，日日如此二年，時醫不得其解，咸言魔魅所爲。請余，余到審問其病形，飲啖過常，大便秘，夜夜不睡，蓋得之數年來失經紀、蕩家產，中心鬱結而不暢也。迺以瓜蒂末，取快吐五次，於白虎湯方內，加芳野直根參三分、黃連三分與之，續服六十餘日而全愈。

又有一婦人，日言「我面今日加長數寸」、「我面今日加短數寸」。蓋得之其性多妒，其夫多情，常懷鬱悶也。長服三黃湯而愈。諸氣疾作怪狀者，大概皆如此。

一婦人，三十餘歲，月事斷不來，年年肥大，腰帶數圍。一月一二次，發大頭痛，藥食併吐，醫與抵當丸、濕漆丸數百貼，血不來。余診之，其腹脈堅實，唯心下鞕塞，推之難徹底。乃以瓜蒂末一錢，大吐一日。其翌按心下，鞕塞減半，又作抵當湯，與之數日，大便溏瀉，日五六次，後十日，而再與瓜蒂五分，又與抵當湯如前，肚腹劇痛，代用以丸，日三五分，三十餘日，而經水來如常，頭痛漸漸而退。

有一婦人，產後八九十日，飲食不甘味，肌膚無肉，胸腹痞滿，時時雷鳴，大便易瀉下，其脈沈微，平日晝間，無故悲愁，經數醫之手不愈。請余，余與參連湯，兼用抵當丸，灸脊際，每日二穴，自肓門至腰眼，凡三十餘日而復舊。

有一田夫，病痔漏，肛門傍一寸，有小穴，出膿汁，又左耳下一寸，有黑痣，時時震蕩，如與肛門傍小穴相應者，遍身發戰慄，脈數氣促，肌肉日脫落。乞治於余，余思索數日，不得其解，固辭不療，以爲其終爲勞矣。爾後二年，再過其地，呼田夫，問其經歷，則曰棄置不治療，無故快復。至今十餘年，未得其解。

有一壯夫病積，一年三四發，發則大便秘，夜夜不眠，飲食悉吐，余以苦瓠穰二分，吐之一日夜，其翌再不吐，急灸章門、腰眼、痞根數千壯，與參連湯三十日許，爾後再不發。

有一醫生，每冬初微喘，按其腹部，諸藏逼上。余曰：「是喘息之候也，可急吐。唯臍上一寸，有動氣，吐後胃中空虛，則上逆冲心，不可大吐。」迺與瓜蒂末五分，自旦至晡時，吐數十回。晡後吐黑血三四合，困眩不可堪，額上冷汗如洗，急與冷粥一盞止吐。服三黃湯二大盞。其翌增進三黃湯，經三日，灸肓門暨七九俞各百壯。數日後，不聞喘聲。

有一男兒，十二歲，左右足痿如無骨者，語言蹇澀，目脈赤，無故悲愁。經數醫不治，請余。余到，診其脈滑數，腹位逼胸脇，臍下如空。審問其平生，氣稟猛烈過群兒，方其怒罵之時，眼光爛爛，血氣如湧。蓋氣疾之一種，而全與偏枯相類，唯老嫩異而已。與參連湯，兼用熊膽貳分，十四日，病稍輕，續服參連湯六十餘日而全愈。

中蝮蛇及諸虫毒者，服雄黃、龍腦、麝香之類爲可。嘗有一狂夫，性馴虫蛇，適遊叢祠傍，睨蝮蛇匹遊，攫取袖之，見咬左肘，須臾暈倒，輿而歸。耳目口鼻，悉飛黑血，舌上核起爲星點，每點出血。急取鐵漿水二盌服，血不止，又與備急圓二分，下之數行，血不止，昏眩將死，於是，末雞冠、雄黃一錢，龍腦五分，以白湯頓服。食頃血止，徐徐而復故。

一府吏，天資勁悍過人，能斗食，能斗飲，腹與繡佛類。一日造余點灸穴，余望其腹，消縮異常，臍下如削。余驚問曰：「左右足，得莫不痿緩乎?」曰：「然。左右趾梢若痲難著屐。」余曰：「是病不淺。得之勞神太過，須急辭官處閒，將養延生。」不肯。越五月，發疽而死。

有一男子，病時疫，外症未除，醫以大柴胡湯下之，數日後，昏憒不知人事，耳目之用悉廢，索空狂吼，一夜煩躁頻發。至五更，家人走來叩余門，余到診其脈，細數與勞瘵全相似。蓋下之太早，虛氣上衝而然。余曰：「是壞症也，危矣。」家人懇請不已，迺煎朝鮮參壹錢、黃連五分服之。至黎明煩躁漸止，脈變芤遲，家人大喜。余曰：「不至明朝，未可知其果治否。」及夜再診，脈如旦日之候，迺坐枕側待旦。頃之，煩躁甚，脈之細數，亦復如初，時已雞鳴，余乃固辭而歸。時醫更至，與四逆湯、人蔘湯數日，皆無効。如治如不治，經二旬而死。

一室女有私夫，孕而墮胎，敗血兼鮮血，下如覆盆，暈倒數四，家人不知故，周章相救。其家戚族寔繁，來訪者，絡繹不斷。女天資伶利，懊惱中或恐它日事發露，墜家聲。氣鬱結而上衝，頭痛嘔吐，不能食，不能眠，腰背疼痛，下利清穀，四肢如冰。經七日而請治余。余到，診其脈動數，胸間如舂，心下痞鞕，頭髪振動，額上有冷汗，虛悸煩躁，脇不能著席。迺以桃仁承氣湯二貼，下其餘血。又一日，手足痺，家奴遑遽來告。往診，腰不痛，不下利，煩躁稍定，脈數微減。余謂：「痺屬氣，不屬血。」乃與大黃黃連瀉心湯二日，手痺復，足不復，而不小便一日夜。余知其旦日當利，居然與瀉心湯，其翌果快利，利而又一日復閉。余意益固，居然與瀉心湯。病少間數日，事發露，醜聲外聞，女覺之，病復大發，虛悸躁煩，益不能眠，眠則如驚癇，四肢搐搦，自云合睫則見鬼。按其心下，巨塊連胸腹築築，余以手壓塊摸稜，曰：「余在傍，鬼不得來。」少異枕，壓塊益嚴，塊欲動，不得動，眠數刻，覺後眼光倍常，余呼家人曰：「是應發狂。而斯女伶利，氣易困。狂則忘情，忘則生，不忘則死。狂數日，食進胃調，而後療狂，不亦可乎？唯連延經百日耳。」家人曰：「若得不死，年所猶可，況百日乎？」既而狂果發，與瀉心湯自若，後三日，食穀頗多。十日後，飲啖復常，唯頭眩不能起。於是，作白虎湯，加芳參五分、黃連三分，日與五貼，八十餘日而復舊。

有一窮衲，三十餘歲，來宿余浪速寓居，卒然感外邪，寒熱往來，頭痛如割，腰背疼痛，四肢困倦，脈洪數，食飲不進，全與傷寒相類。急作大劑葛根湯，一日夜進五貼，襲被褥取汗，如此三日，惡寒僅減，餘症如前。余呼塾生曰：「此疫。後爲大患，愼勿輕蔑。」其夜五更起診，其脈如轉索，

來去不自由，余意以爲受邪不淺，恐不起，自如進葛根湯，益增銖兩。既經五日，塾生來告，紅痘點滿面，余抵掌曰：「有是哉，無他故。」其明熱去食進，脈如平生，經二十日復故。可知年長患痘者，其難發達，今也葛根、桂枝，偶然救其死者歟。

赤關賈家兒，病痟，下利日十餘行，羸瘦殆如乾死蛙，其腹脹大，其脈沈遲，食飲則悉吐，以手按其腹，回腸轉鳴如雷，徐而望之，則起伏如有動物，急取雙紫圓一分，以白湯灌之，不吐，少間滿腹絞痛，下腐穢物一合餘，蚘虫三頭。午後進薄粥一盞亦不吐，其翌作鷓鴣菜湯二貼進之，其夜下蚘虫三百五十頭，其翌再進二貼，又下二百餘頭，吐止下絕，食飲不梗，而困憊亦極矣。余呼其父曰：「雖病已去，中氣難接續。」固辭而去。爾後數十日，兩脛見腫，咳滿而死。

有一男子，病下疳瘡，服水銀愈。後三年，骨節無故疼痛，肢體有時腫滿，喜怒無常，百爾業悉廢。請余，余診之，心下鞕塞，脈弦而澀。蓋得之驅毒甚急，餘毒不全盡，以閉其表，使神氣鬱冒。乃作再造散數十劑，兼服大黃黃連瀉心湯，徐徐而得瘳。

有一鼓工，項門腫起，不能顧左右，無他症，脈沈微，而心下弦急。蓋其資性脆弱，勉強而就業，神氣結腹位逼上而然。與桂技枳實湯數十日，使廢其業不作，灸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脊際數百壯，全瘥。

又有一男子，病症粗相似，但脈浮洪，心下不痞，小便有黃色，與桂枝烏頭湯，數十日而瘳。

有一賈豎，四十餘歲，卒爾來請診余，其面青而無澤，脈五七動一代，心下有一塊，衝皮突起，大如大附子，其臍下空洞無物。余曰：「是腹裡從來有此物，勞神甚多，行慾過度，中氣虛竭，上衝逼心，難以藥石治，廢業遠室，逍遙而保護，則猶可延日月。」既而去，余語其親故曰：「彼有不信之色，必不能改，命期不遠。」後數十日果殞。

一僧十六歲病痘，發熱三日，食冷麵爲傷，腹痛一夜，醫以小承氣湯下之，下後吐逆數四，語言不出，食飲不下，四肢攣急，不死，亦不生。經五日請余，余到診，脈沈微，腹皮弦急，不省人事，不辨五色，牙關堅閉，以湯灌之，至咽而還。余呼寺主問曰：「此僧平生有苦痼瘕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是下之甚多，痼瘕驚動，入胸腹，勢不治也。」寺主強請不已，迺取家豬膽一分，塗牙關，徐徐而咽喉有聲，如唾沫下者。再取白湯灌之，少下，乃作參連湯一盞，以蛤殼灌之。午後少服米湯，其夜服飯一匕，其明，語言少聞，益服參連湯，一日二三次，食飯一小盞，三日而痘見。余再診，痼瘕始據臍上，而腹裏空洞無物。謂寺主曰：「此僧，平生爲痼瘕所困，腹氣全竭，加旃以痘，精液外運，內必不支，不日而死。」固辭而還，後五日，果然而殞。

有一賈豎，病大便燥結，平生十餘日而一行，下後，肛門刺痛不可堪。經數年不愈，請余。余診

之，其脈沈勁，臍左右積塊結連心下。余曰：「此病在腹，不在肛門，不持久則不愈。」迺作半夏瀉心湯，加大黄三分與之，日二貼。數日後，便利，肛門不痛。賈豎來曰：「病瘳，停藥。」余按其腹，連結者未解。曰：「結未解，試停藥。」居數日，又如舊。於是，再服前方，凡經三月，腹候漸穩，灸背數百壯，遂全治。

一婦人，產後六七日，腹滿絞痛，大便祕結，時時振寒，其脈沈遲。余與桃核承氣湯三日，便下，腹不減，痛不止。一日寒慄大發，項強，反張直視，須臾而死。既死一日，斂之棺中，見蚘虫四五十頭，始知向之腹痛非瘀血也。爾後遇如此之症，極意搜討瘀血、虫癖之分。

一小兒遺尿，至十餘歲不止，與鷓鴣菜湯下虫，灸章門、腰眼數千壯，全愈。

又有一小兒，病形相似，治之如前法，不愈。

後遊藝州，受一方於惠美三白者，曰：「以白湯服華產蠟，日五分，約六十日、若八十日許，而全愈。服之十日、若二十日，病荐發者，其得効益全。」余試之，或有効。

一老夫，過經十餘日不解，手足冷，心下滿，口不能食，舌上焦黄，晝間微煩，頭汗出，脈沈細無力。余一診，與調胃承氣湯，得燥屎八九枚，脈變洪遲，乃與竹葉石膏湯，數十日而解。

腳氣急發者，毒氣尤甚。辛巳七月，南紀賈舶，海運到于赤馬關，闔舡悉病水腫，乞治于一醫生，醫生不知其疾，延余診。余到診，左右脈滑數，胸腹動悸如怒濤，自腰背迫臍下，悉痲痺，兩脛刺痛不可堪。問其病因，言先是泊熊野浦，連日飲雨水。余曰：「是急腳氣也，不可救矣。」其翌一人死，其翌又一人死，如是數日，闔舡悉死。

有一婦人，四十餘歲，下利腰痛，膝脛有時微腫，脈沈而欲絕，微喘潮熱，食穀一日一二盞，腹底有癥瘕，搖動則不省人事。余曰：「此下利自癥瘕，腰間兼有積冷。」與附子粳米湯，囑曰：「不可酒色，不可思慮。酒色而發，思慮而發，則非我所知，勿歸罪於藥也。」服五十餘日，病除八九，偶其夫壻，愛侍婢，婦人覺之，妒忌忿恚，數日諸症並發，遑遽招余，余曰：「病因忿恚，忿恚不散，則難藥。」使逐侍婢，而再與粳米湯，百餘日復舊。

一男子病黴毒，愈後十歲，膝下腐爛透骨，有時出骨片如柿核者，動作悉廢。又三年，按其腹脈，堅實而無它異。迺與輕粉丸一劑，七日而服盡，咽喉腫滿，日吐涎沫三四合，齒齦斷續出黑血九日，後隔日進備急圓三分或五分，取峻瀉，每與數十行，經二十日，腐肉復舊，杖而步行。經三十餘日，飲啖倍常，就耕稼如十餘年前。

一男子，病腹痛，苦楚不可堪，四肢厥冷，額上生汗，脈沈遲，食飮則吐，按其腹，痛連胸脇，

遶臍入陰筋，鞕滿難近手，諸醫畏縮而歸。余曰：「是寒疝，應不死。」作附子瀉心湯與之，及夜卒死。余不知其故，沈思數日，偶讀《傷寒論》其所謂藏結也。余當時汎然，不精思，誤鑑如此。噫！讀《傷寒論》十五年，甚哉，事實難周。

有一男子，病氣疾，發則向壁而坐，食飲如常，大便五七日一行，懶語言動作，諸醫悉爲勞。余曰：「是非勞，痞癖也。」以瓜蒂散，吐膠痰數升，後與蘆薈丸，每日五分，每月輪次，灸十三四五六七俞，數百壯，經三月，不復發。

有一男子，膝脛刺痛，腹脈無它異，經三四歲而不愈。請余，余曰：「是濕氣也，後或爲腳氣。」與大黃附子細辛湯，一百日而愈。附子代烏頭，日服壹錢八分。

有一壯夫，病黴毒七年，兩腳拘攣不起，易醫三十餘人，不愈，漫爾廢湯藥。余偶至其地，親故來請。就診，氣韻食飲如常，其脈遲緩，腹無它病，唯其臍下有一癖築築。余曰：「是疝也，攻毒頻年，爲藥所脅，沈結而不解。」與附子粳米湯三十日，徐徐腳伸，時余將去，書方與之曰：「服之無怠。」爾後一年，便舡言，經二百日而復舊。

一男子病轉胞，余往診，病因疝發，其勢不甚急，余意以爲，病往而還，不至死。作大黃附子湯，

與之而歸。晝間偶檢閱囊中，見漫遊中所得轉胞奇方四五，意漫以爲有許多奇方，未必待病勢開闔，一舉可得効。乃作一方與之，不治；又與一方，不治，如是二日，奇方用盡，而病自若。病者不信，請佗醫，後三日小便果然而快利。余因奇方，忽忽誤機用。禪家有言曰：「金屑雖美，入眼則作翳。」信矣哉。

有一男子病黴毒，兩脛攣痛，不可行步，頷下腫起，如梅核大，中氣鬱結，飲食不進，虛羸日甚一日。醫與滋補之藥數百日，益不可。其脈沈微，其腹皮逼脊，只熟按其心下，則到底痞鞕。蓋其肚裏，固有痼癖，爲黴毒所脅，上逼入胸。迺與家方解毒，用大黃僅二分，微利日二行。數日後，心下見動物，腹氣漸復，食飲有味，於是增大黃，每日四五分，快利日三四行，益利而益健。經四十餘日，頷下核消，肌膚生肉，日行一二里，經百餘日復舊。

大阪一賈豎，感暑泄利，其妻少而姣，時醫皆以爲虛火上衝，與益氣湯三十餘日，下既絕，而心下絞痛，三日夜無間斷，四肢拘攣，口不能言，服附子理中湯數貼，不差，欲死。請余，余曰：「是邪毒結而上攻，可下也。」醫生暨傍人皆不可。賈豎獨言：「雖下死，雖不下亦死，死則一也，不如下之無遺憾。」於是余與備急圓二十粒，服後煩懣，食頃，絞痛不發，而便未肯下。余按其腹，臍下隱然怒脹。曰：「是雖心下既解，藥氣爲疝所閉。」迺作黃連瀉心湯二貼進之，其夜二更而便下。家人來報，余曰：「意者五六行，無它故。」至明下六行，神氣輕健，而可行步。與半夏瀉心加大黃湯，

二十日而全痊。

大阪赤石家奚僮病疫，經十五日不解，請予診之。面赤微喘，時時潮熱，舌強狂吼，脈數急，胸腹鞕滿，有時微利，醫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數日，病益劇。余曰：「是受病之初，發汗不徹，邪氣婉鬱入裏，欲爲結胸，可下。」作大柴胡湯與之，其翌大便二行，胸滿浸減，下痢絕。作小柴胡加枳實湯與之，日進二貼，服三日，大便祕不通，與大柴胡湯，又祕又與。如此三十日而得愈。

余平常多病，虛羸過人，寒暑易侵肌。癸未之七月，病暍。時方乞治者多，強往來閭里數日。八月五日，食蝦魚雞卵，其夜半覺腹痛，服家豬膽三分，四逆湯一盞，不解，到明益甚，心下溫溫結不散。於是服瓜蔕二分，居頃刻益劇，脈伏四肢冷，舌舉不下。余以爲一快吐則僥倖萬一，而不能舉頭吐。又以爲：「余死則端坐。」強扶而坐，坐則吐，尋探吐者三次，胸間微利，而後自旦及午時，探吐十餘，心下結散，自起如廁，昏睡半日一夜。其翌依病謝治療，集諸士談笑。

越前賈舶，海運到赤馬關，其舶主某，晝間檢閱賈物過市，忽然卒倒，直視搐搦，不省人事。路人驚視相集，有人走報其舶，舶中人，相逐而至，有一人，以鍼刺舌，黑血霏霏而飛，須臾而蘇息，蓋所謂痧病也。越前人往往傳其法，余北遊受之野人，用之於海濱徒跣之民，間有効矣。

先是十餘年，有一壯夫，感邪氣，惡寒發熱，頭痛如刺，四肢困惰，小便赤如血，食不能盡半盌。余以葛根湯，取汗數日，表證既退，乃與小柴胡湯五六日，待屎鞕，與調胃承氣湯，不便，更作大承氣湯，三倍常法與之，終不便而死。余衡慮數日，不得其解。漸悟其初發，脈沈緊，是以心下痞塞之故也。爾後一年，之越前，受吐方，復視一醫生病疫者，形狀頗相肖，待表症已退，以瓜蒂赤小豆末三分，吐之三次，脈和，心下緩。然而數日後，大便果然祕，因與大承氣湯二貼，便通而得全。

余漫遊之日，多傳諸家禁方，今采擇其試而尤驗者，以錄于左：

**赤小豆湯**　治諸疥瘡內攻而腫者。山東洋先生方。

赤小豆五錢，商陸一錢生剉，麻黃七分，連翹五分，桂枝三分，大黃五分，生姜一錢。

右水二茶盌，煎取一茶盌。元幹曰：加反鼻益妙也。

**琥珀湯**　治產後腫。山東洋先生方。

琥珀一錢半，商陸一錢生剉，桂枝一錢或丁子，豬苓八分，反鼻五分。

右水二茶盌，煎取一茶盌。元幹曰：加澤瀉更妙也。

**再造散**　治大風及黴毒，不擇新痼，服之可也。山東洋方。

皂角刺一錢，白牽牛六錢，鬱金五錢，大黃十錢，反鼻六錢。

右爲末，溫酒送下。元幹按：此方即《三因方》通天再造散加反鼻者。余又加鹿脛骨燒灰、川芎、天石，名加味再造散，用結毒骨痛，或手足拳攣，不能伸舒者，或眉髮隨落，其色澤全類癩疾者，功驗更如神。

**治狂犬毒方**

華產斑貓五枚。

鹽爲衣炒，以鹽色變爲度。以三茶盞水，煎至一茶盞服。如此七日，除盡宿毒。

**治瘧母方**

反鼻、常山、大黃、鱉甲各一錢。

右末用。士藏曰：煎服尤佳，或去大黃加附子亦妙。

**治產後冷熱痢方**

黃連、乾姜、烏梅。

右末用。

**治疔瘡疼痛方**

水蛭燒存性，烏梅。

右二味等分，傅瘡上。

**治一切疔癰便毒方**

烏賊一錢，大黃五分，反鼻五分。

右末用。

**治小水不利方** 和蘭人傳。

白焰焇一錢，麥半合。

右水一盞半，煎取一盞。元幹曰：宜內熱甚而閉者。

**治齒痛方**

含山椒煎汁。

**又方**

取蚯蚓腸，置痛齒凹處。

**治咳方** 虛熱而咳嗽者，用之有奇功。

地骨皮、鱉甲各二錢半，五味子一錢。
右細末，煉蜜丸梧子大，每服五分，一日三次服。

**治衄血方**

反鼻燒存性，白湯送下。

**又方**

衄血輕症，土龍燒存性者，塗鼻頭。劇者紙包，塡鼻中。

**治咽喉腫痛方**

鼴鼠燒存性，白湯送下。

**治痘瘡暴惡者方** 和蘭人傳。

刺尺澤、委中，取血。

**金屑丸** 解諸毒停食。

金礞石、百草霜各十五錢，硫黃二十錢，真砂一錢半，金箔十二枚。
右細末糊丸。

**吹喉痺方**

丹礬、烏頭、皂角各等分。

以竹管吹之，約壹分五釐。

**雞鳴散**　治打撲折傷。

大黃二錢，杏仁二錢。

右以水二合，煮取一合，臥時服，後飲好酒，醉爲度。至雞鳴，死血盡下。

**治血淋方**

海金砂末，白砂糖送下。

**治產後腹痛方**

置陳艾於瓦器中，焙熱，帛包，熨臍上，艾氣徹口中則止。

**治乳不出方**

括蔞根九錢，青黛六錢。

右末，白湯送下。

**治產後百日間，乳不出者方**

木通葉六錢，牡蠣四錢，麥門一錢。

右末，糊丸大豆大，蒲黃爲衣，一服四十五丸，日夜三服，忌五辛青菜，他煎湯。

**治乳腫方**

蛇木一名蛇柴，清人俗稱蛇紫，出於南蠻，丁子。

右末，好酒解之，鳥羽塗乳房。

**二氣丸**　治一切吐逆急迫者。

硫黃二錢，水銀一分。

右擂合，以生姜湯送下。

**治鼠毒方**

打碎生蟹，敷之患處，灸五七壯，以解毒之方，下其宿毒。知則患處四邊，必發紫斑。

**治黴毒瘡疾，鼻梁欲壞，輕粉諸藥不効者方**

百草霜二合，光明丹二錢。

右二味細末，攪勻，厚紙作袋，如煙管大，約長二三寸，取藥末塡袋中，舂千下，緘定其口。臨服，置香爐中焚，以竹管吸其煙，作蓋被爐，使氣不洩，七日而用盡，以口內爛穢物下爲知。

**黴毒瘡疾，若面部、若胸腹、若腰背、若四肢，窊陷見肉，四邊隱起，若奇石怪巖，其色紫黑者，尤爲難治，後方主之。但腹氣不堅實者，不可服。**

大黃細末，五錢，辰砂二錢，天蓋細末，五錢，麵粉五錢。

別貯鉛五錢於土器中，安火上，臨鉛融，去浮滓，再加水銀三錢鎔化，下火，俟凝定末之。合勻諸藥，煎仙遺糧拾錢，取其汁，每朝以一茶盞，服散藥若五分、若一錢，後自旦至臥時，呑盡其所餘煎汁。若受毒於母胎者，雖壯實之人，不可與，假令一旦奏功，後必復發，決難得全治矣。

**治大人小兒頭瘡方**

天花粉四錢，輕粉二錢，地龍燒存性，四錢。

右細末，和胡麻油傅。

**治中烏頭附子毒者方**

冷服味噌汁本邦制一盞。

**治結毒頭痛方**

口含水半盞，瓜蒂末少許，貯小竹管中，吹入鼻中。

**黑豆湯**　治脚氣上冲

黑豆五錢，大黃八分，檳榔八分。

右以水三合，先煮黑豆，取二合，去滓，入諸藥，再煮取一合服。

**治下血方**

地楡大，宿砂大，甘草小。

右以水二盞，煮取一盞服。

**治大人小兒喘息方**

灸虛里動脈上，若十五壯、若二十壯。

**乾牛丸**

乾牛十錢，桂枝一錢，合歡皮燒存性，六錢。

右三味爲丸用。

**療蝮蛇咬傷方**

藜葉與生煙草，揉和，傅患處。

**又方**

牽牛花或子，蠅頭十箇，蒲黃。

右末，傅紙，糊貼患處。

**治頑癬方**

白附子、輕粉一錢、牡蠣各一錢，綠豆，硫黃。

右爲末，以唾傅。

凡濕瘡頑癬，以傅藥愈之，其毒內攻者不少。故外傅藥，則內必下之。

**白丸子**　治久痢。

白朮、礬石各等分。

右粳米丸梧桐子大。

**浮石丸**　治血塊。

桃仁、大黃、浮石各等分。

右糊丸。

**雄黃解毒丸**　治纏喉急痺。

雄黃一兩，鬱金一錢，巴豆十四粒。

右酢糊丸，津嚥下。

**治乳癰，暨乳不出方**

鯉魚頭燒存性。

右一味，白湯送下。

**喉痺吹藥方**

礬石五錢，巴豆五粒。

右二味，土器中煅過，細末用。

**治瘰癧結核方**

絲瓜燒存性。

酒送壹錢，日三度。

**治便毒方**

木鱉子二錢，穿山甲一錢，大黃三錢，枯礬一錢，巴豆三粒。

右糊丸，酒送。

**治胞衣不下方**

反鼻燒存性，一錢，鹿角燒存性，一錢，麝香三分。

右爲末，酒送。

**療風犬咬傷方**

人糞傅患處，少間洗之，灸其上。

**理中圓**　治小兒諸疳。

萬年青燒存性、乾漆等分，蕎麥粉減半。

右爲小丸，每服十粒、若二十粒。

**治黃胖方**

鐵粉百目，黃連、蕎麥各二十錢。

右爲丸，白湯送下。明年復發，則再用。凡經三年許，則全愈。

**治河漏停滯方**

延胡索一味爲末用。

**治痘瘡有虫癖者方**

山椒小，黃連大，烏梅小。

右末丸，欲吐則以一物瓜蒂湯送之，欲下則小承氣送之。

**治卒厥方** 和蘭人傳。

灶焰焇於足心。

**治吐血方** 和蘭人傳。

赤石脂，柘榴皮。
右末用。

**又方** 和蘭人傳。

赤石脂三分五釐，阿片五釐。

**又方** 和蘭人傳。

赤石脂三分五釐，於久利加宇幾利同上，阿片五釐，柘榴皮三分五釐，鹿角燒存性，同上。
右爲末，取新汲水一盞，內酢少許送下。其症劇者，刺尺澤筋；案之無動脈者，取血。

**治蝮蛇毒方**

塗蛞蝓於患處。

**治痔瘡經年者方**

蝸牛四五十箇，以胡麻油煮，以爲膏爲度。

**味噌藥** 小兒疳，眼睛見綟紋者，用之有奇功。鬼好庵方。

乾柿肉經三年者，八目鰻鱺本邦產，雌雞肝，山蛤，緋知奴多以肝本邦產。以上五味，各燒存性，等五分。
沸味噌汁於土鍋中，內本方五味相和用，故曰味噌藥云。

**濕漆丸**　治婦人血癖痼瘕積年不痊者

大黃三錢，生漆一錢半，麵粉二錢半。

右三味爲末，蜜丸，白湯送下，日三錢。

**治小便不利方**

茯苓大，白朮大，沈香中，乾薑中。

右四味，水煎服。

**療疔瘡方**

針其頂，末熊膽、水蛭、巴豆，塗針口，則黃水大出。

**治中蝎毒方**

蘹一味，即時傅痛處。

**萎蕤解毒湯**　宜黴毒諸證，其人虛羸，難投峻劑者。

萎蕤中，黃連小，黃芩中，當歸中，芎藭小，木通大，茯苓中，甘草中。

右八味水煎服。元幹曰：或加大黃，或加土茯苓用。

凡良方雖有奇功，用之之人，不得其機會，則亦不與庸品異。學醫者，須自試以了焉。

余生於長門之西鄙，長於畎畝之中，慕古人之節，好聖賢之書，而苦寒鄉無師友，年甫十一，東遊於京師，無所遭遇。西歸之後，爲養子于赤馬關永富氏，家君師事于前豊香月牛山翁，修東垣氏之方，余得與聞。年十三，遊於萩府，師事于井上氏。井上氏修丹溪氏之方，余得與聞，又傍學經術於周南先生。年十四，去遊，於江戶，偏參攻時師，而見時醫一顛冥利欲，佞給遷次，取容悅，無益於人之性命，悶然有厭，棄醫方之心。年十七，奉家君之命，西歸於赤關，性狂狷，不爲鄉曲容，去，再遊於萩府，復學于周南先生，益有厭醫心。及歸，開講肆，講六經，有同僚安達某者，歸自京師，見余謂曰：「子醫生而講儒業，無乃害於名分乎？」余曰：「余修醫方之書五年，偏參攻時師，知其無益於人之性命，故將厭棄之。」某者笑曰：「子徒知無益於人之醫，未知有益於人之醫也。」余曰：「有益於人之醫爲誰？」曰：「有香川秀庵、山脇東洋者，皆在于輦轂之下，開門待四方之士久矣，子盍一見諸？」余於是再東入於京師，有同僚栗山文仲者，先在于東洋先生之門下，引余見先生。先生容貌雄偉，神彩射人，睨余謂曰：「漢唐以下，數千年，中華無寧謐之日，割據試舉，可以逞豪傑之爪牙，誰拘拘乎爲方技之徒？宜哉其無離倫之才！幸有長沙氏之書，雖其人不可知，周漢之遺術備存焉。和華今古之醫，莫有知其條理而施之術者，生民死于養榮益氣之說，非一日也。吾子豈冠漢高溲溺之

餘，快於心乎？寧佐吾志，闢二千年來之沈滯乎？唯子之所擇也。夫子貢貨殖，子路負米，何必講書授句，而後爲士乎？學道，志也；行醫，業也。何相妨之有？」其言未畢，余舌舉不下，汗流浹背，生涯之趣向始定焉。乃留學其塾中一年，與聞其道，傍視先生之決死生、摧沈痼，大異平昔之所學，以爲古醫道之妙，至矣，盡矣，天下無不可治之病。其明年，西歸於赤關，又遊於浪華，鄉曲之人，來乞治者，日數十人，待之以所聞於先生汗下之方，巴豆、甘遂、輕粉、烏頭，無所不至，或忽治忽發，或初快後危，或長服無益於病，或經久發其害，於是乎，始知爲醫有開闔離合之機，與雖扁、倉，亦有不可治之病矣。然此時血氣之慾未定，好貨好色，學醫之志不純。汎然過日三年，年二十一，聞前越有奧邨翁者能吐方，與山仲陶同往而見，受其法。翁方面大耳，鬚髮如銀，其爲人厚重不可移。余留學六十日，與翁討論數次，臨將歸，謂余曰：「吾子學東洋氏非一日，其論非不高，其旨非不遠，而高論遠旨，自非聖賢，則遽施之多違。吾子自此以往，歷事多年，志業始習熟而已。」去歸於京師，授所受奧邨翁者於東洋先生，再西歸於赤關，而後汗吐下之三法始備焉。余乃以三法，試諸難治之病三年，而後始知爲醫之難矣。就中遇時不利，窘急具至，一切絕飲博亡賴之交，雉髮浮沈閭里，爲醫之志始一矣。爾後又二三年，能知不可治之病與可治之病。所謂其不可治者，非時醫之所謂不可治者；所謂其可治者，非時醫之所謂可治者也。而又深識所謂古醫道者，非用汗吐下之古方之謂，而在所以不得不用汗吐下之古方之謂焉矣。年二十九，因病離家，漫游將養，西經肥筑，東過藝備，來復客于浪華。其間診沈固滯廢之病，無慮數千人。嗚乎！診病年多，爲技年拙，益知究理易、應事難矣。

漫遊雜記卷之下終